

裕固族研究
论文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裕固族研究论文集

主编 杨进智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裕固族研究论文集

主编 杨进新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邮编:730000 电话:8617156

甘肃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5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1106-X/K·132 定价:12.80 元

序 言

杨建新

裕固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是甘肃省所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个民族人口虽然比较少，但是，却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特别是他的形成、发展的丰富内涵，对民族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裕固族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形成的一个民族。古代河西走廊以其水草丰美，土地平旷，交通便利而为许多游牧民族所羡慕、所向往，所以曾是许多古代游牧民族落脚之地，是甘肃古代民族生长、壮大、发展的摇篮。裕固族的主要族源——回鹘人，很早就进入河西地区，9世纪中叶，原先居住、游牧在大漠南北的回鹘族部落，更是大规模进入河西，成为河西走廊的重要居民。

做为裕固族主要族源的回鹘，在河西走廊与许多古代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过密切联系。早期进入河西的回鹘部落，就曾与匈奴、羌族、鲜卑族有过密切的交往，9世纪中叶回鹘部落大批进入河西时，又正值吐蕃人占据河西近百年之时，11世纪20—30年代，经过激烈的斗争，西夏党项族占据河西，甘州回鹘成为西夏的附庸，13世纪蒙古人又成为河西地区的统治者。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与众多的具有较高文化发展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吸收，到最后，活动于河西走廊的其他民族，或退出河西，迁徙他处，或就地同化，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唯独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在河西建立政权——甘州回鹘政权，发展农牧业经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甘州回鹘文化，并且在与其它各民族密切交往中，改造了自己，融合、创建了独特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因此可以说，裕固族是在甘肃，主要是在河西走廊这块沃土上

形成的民族,是在河西这块多民族共聚的土地上,在各民族相互依存中,在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他实际上应该是河西地区古代各民族文化的继承者,是河西古代各民族融合、吸收、创新的结晶和象征。

裕固族的民族结构、民族特征,对民族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就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属于本民族语言,但是,裕固族却有二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即一种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一种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这种情况,在我国民族中,是比较少有的(瑶族的语言有三种,分属两个语族三个语支,比裕固族还多一种语言)。这种状况不仅为民族学研究者提供了内容丰富、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而且提出了如何评价民族语言做为民族要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问题。

按常理,一个人类的群体,只能在其有了比较相近的,可以用来相互交流思想,交流愿望的工具——主要是语言以及文字,才可以使这个群体在思想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中进行交流,得到沟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造就共同心理、共同文化,使这个群体产生一系列的共同性,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而拥有两种语言的裕固族,却能形成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文化,且能自觉的共认自己是一个民族,这提示我们,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诸因素、条件和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裕固族虽然操两种语言(汉语未算入内),但他们长期共同生活,有共同的历史遭遇,有共同的地理环境,在同一个政治机构的统治和管理里,特别是有着共同的带有全民和社会化性质的宗教信仰,这些情况,与他们共同心理、共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环境,使得没有统一语言的各部分人群,能取得同一民族的共识和认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的沉积在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起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也使我们认识到,民族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演化过程,是多么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建国前裕固族就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对他们进行过研究,但研究者的数量和研究深度,都十分有限,研究者一般都把裕固族与古代的回鹘和甘州回鹘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有的因“撒里畏吾”与“撒拉儿”两名有相似之处,而将裕固族与撒拉族混为一谈(见李符桐《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载《边政公论》1944年卷8期)。对裕固族真正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建国以后的事。在50年代末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基础上写成的《裕固族简志》和《裕固族简史》,总结了以往对裕固族的研究成果,把对裕固族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以来,对裕固族的研究又曾经出现过一次高潮,不仅研究范围有了扩大,而且研究有了深度,特别使人高兴的是,出现了一些裕固族本民族的研究者。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对裕固族的研究正在深入,而且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值此时,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这部《裕固族研究论文集》。这是有关裕固族研究方面的第一部论文集,所收论文以建国后的研究成果为主,同时也有建国前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都是裕固族研究的某一方面,有一定深度的文章。论文集的出版,本身就是裕固族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对在此以前裕固族研究成果的一次大展示和总结,它必将进一步推动对裕固族乃至整个甘肃民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目 录

序言	杨建新(1)
概述	杨富学 李吉和(1)
族源	
裕固族的故地“西至—哈至”考索	钱伯泉(13)
撒里维吾尔族源考	〔日〕佐口透(22)
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的初探	董文义(32)
论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	高自厚(46)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	钱伯泉(61)
裕固族历史初探	薛文波(75)
撒里畏吾与蒙古宗王出伯	高自厚(109)
明代哈密卫东迁与裕固族的形成	高启安(120)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杆铭文初释	杨富学(129)
族称	
裕固族族称研究	高自厚(149)
关于裕固族族称及语言名称	陈宗振(162)
裕固人的姓名	范玉梅(177)
裕固族“天下头目都姓安”试释	高启安(184)
简述裕固族族称和突厥语地名的关系	钟进文(193)
语言	
裕固语	〔苏〕C·E·马洛夫(199)
裕固族及其语言	陈宗振(206)

《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

..... 陈宗振(220)

再论《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

..... 陈宗振(236)

宗教

裕固族中的萨满——祀公子..... 陈宗振 雷选春(249)

裕固族宗教的历史演变..... 钟进文(263)

浅析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并存状况..... 贺卫光(281)

浅议裕固族的萨满教遗迹..... 杜曼·叶尔江(291)

文化·习俗·经济

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共性特征的文化背景初探

..... 钟进文(296)

萨满教信仰与裕固族民间文学..... 钟进文(304)

论裕固族民歌的体裁分类及艺术特色..... 李德辉(316)

裕固族当代文学创作概述..... 杜秀英(337)

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基因”于民俗中的遗传..... 武文(345)

裕固族敬火习俗述论..... 贺卫光(357)

裕固族解放前的婚俗..... 高启安(366)

草原牧业的发展与转型..... 邓艾(374)

肃南县小康建设问题研究..... 罗发辉 马荣祖(391)

现代裕固族人的人裕世界透视..... 钟福国 江波(408)

裕固族研究论著论文目录索引..... (418)

后记..... (431)

概 述

杨富学 李吉和

对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近年国内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使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又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部分空白点也开始有了初步的探讨。这些研究涉猎的内容极为宽泛,其中以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

一、裕固族的族源

关于裕固族的族源,学术界传统的看法一般认为河西回鹘(主要是甘州回鹘)是裕固族的直系祖先。此说最早是由王国维在其《黑鞑事略笺证》^①(第27页)一文中提出来的。此后,我国学术界多沿袭此说,如《裕固族简史》(第9—15页)、《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北京,1990年,第684页)、《中国少数民族·裕固族》、《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概况》(第27—28页)、马曼丽《甘肃民族史入门》(北京,1988年,第60页)、范玉梅《裕固族》(第6—11页)、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第82页)、陈宗振、雷选春《西部裕固语简志》(第1页)、李符桐《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董文义《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的初探》、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等都是如此。这种理论以《裕固族简史》最具代表性。该书认为西夏于1208年(一说1036年)攻灭甘州回鹘后,河西回鹘各部四

^① 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处逃散。而原先游牧在瓜、沙等地区的一部分甘州回鹘部落，在瓜、沙失陷后，退处沙州以南，继续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游牧生活于甘肃、新疆、青海交界地带。11世纪被称作“黄头回纥”，元代称“撒里畏兀”。明初在其居住区设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诸卫。后因内乱及吐鲁番贵族的东侵，诸卫官民遂被迁入嘉峪关内安置。撒里畏兀随之东迁入关，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定居下来而成为今日之裕固族。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由汤开建提出来的。他在《解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一文中认为，上述观点因为无任何确凿证据，只能算是一种假设。他认为裕固族系由“黄头回纥”发展而来，“黄头回纥”当为西州回鹘之另称，其得名原因与西州回鹘国内有众多的“黄姓突骑施”有关。顾吉辰《也谈“黄头回纥”“草头鞑靼”及其“九姓鞑靼”》也认为“黄头回纥”就是西州回鹘（又称龟兹回鹘），因回纥师子王“著黄色衣”而得名，接着，钱伯泉也著文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否认了“黄头回纥”源于甘州回鹘说法，但也不同意汤开建的“西州回鹘”说。他认为“裕固族既非源于甘州回鹘，也不是以黄姓突骑施为主体的西州回鹘发展起来的，裕固族的族源是龟兹回鹘”^①。他认为10世纪末兴起的龟兹回鹘国势力相当强大。从11世纪开始，龟兹回鹘又曾对敦煌直接统治了140年左右。^②于是，沙州以西的“黄头回纥”也就成了龟兹的一部。这一观点得到了汤开建的赞同和进一步论证。^③

第4种观点以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为代表，该文认为黄头回纥尽管与河西回鹘不无关系，但不能说前者就是后者直接变化来的。从地望上讲，黄头回鹘和西州回鹘的关系似乎比河西回鹘

①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黄头回纥研究》、《黄头回纥的源流、居地与名义考》

② 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沙州回鹘研究》

③ 汤开建《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几点看法》

的关系更大些。操尧乎尔语的西部裕固族就源于该部；而操安格尔语的东部裕固族却来源于蒙古。与此二元论相近的观点可见于高自厚《撒里畏兀与蒙古宗王出伯》和他为《甘肃民族源流》所写《裕固族》一章中。他认为裕固族源于古代回鹘与蒙古。其回鹘支系是由河西回鹘→黄头回鹘→撒里畏兀儿发展过来的，蒙古支系则主要来自拖雷系的出伯子孙及其军队。

最新的一种观点是近年由杨富学提出来的。他认为沙州回鹘集团出现于9世纪，甘州回鹘的西徙只是壮大了它的势力。在西夏于1036年灭沙州归义军政权后，沙州回鹘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直到1070年才再为西夏所灭，沙州从未受过龟兹回鹘的统治。^①如同甘州回鹘一样，“黄头回鹘”的出现与之全无关系。因吐鲁番出土的竖于948年的回鹘文木杵铭文就已提出了“Sarlı baš”（黄头）回鹘部落。^②对此铭文的断代虽然迟至1007年或1019年之说，但都早于甘州回鹘与沙州回鹘国的破亡。既然高昌回鹘在那里设官驻守，那就说明该部原为西州回鹘之一支。

二、“黄头回鹘”与“撒里畏兀儿”的含义

关于“黄头回鹘”与“撒里畏兀儿”之间的嬗变关系，学界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但其含义如何，学者们的解释则众说纷纭，达十多种。现分述如下：

1. “黄衣说”。见于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以龟兹回鹘“衣黄衣”的记载类推“黄头当以其着衣而名”。

2. “黄发”说。见于佐口透《撒里维吾尔族源考》，他认为“黄头只能推测为淡黄色的头发。”李符桐《撒里畏兀儿部族考》则认为其意“指此族有黄发者而言。”

3. “黄头裹布”说。除黄发说外，佐口透在同文中推测黄头可能

^① 杨富学《沙州回鹘国及其政权组织》

^② 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初释》

有黄头裹布之意。陈宗振《关于裕固族族称及其语言》倾向此说。

4. “黄姓突骑施”说。也是佐口透于《撒里畏兀儿族源考》中提出的推论,此说得到了汤开建的支持。^①

5. “黄教”说。此说多见于一些辞书,如《民族词典》(上海,1987年,第976页)中。

6. “焉耆畏兀儿”说。见于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他认为“撒里”和“黄头”不是一回事,“撒里”是“喀喇沙尔”中“沙尔”词的音译。理由是“撒里”与“沙尔”读音上相近,且裕固族的契、思结、浑等回鹘部落是从焉耆的鹰娑川迁过来的。故“撒里畏兀儿”应该解释为“从沙尔(焉耆)迁来的畏兀儿”。

7. “黄头室韦”说。见于桑田六郎《唐宋回纥衰亡考》。

8. “贵族部落”说。见于薛文波《西北民族史料散介》,文中以“阿尔泰语系诸语族居于统治地位之贵族部落辄以黄称之”而认为这就是“裕固族过去称为撒里维吾尔之由始”。

9. “疏勒回鹘”说。见于高自厚《撒里维吾尔新释》、《黄头回鹘与河西回鹘的关系》及《宋代回鹘社会的分裂割据》等文中,他认为“撒里”是“疏勒”的音变,而“黄头”则是“Sur”(疏勒)的不恰当的音译。所谓黄头回鹘实指住牧于疏勒地区的回鹘人。

10. “正宗回纥”或“色棱格回鹘”说。这是钱伯泉对该词词义作出的第一种推测。他在《黄头回鹘研究》中指出,“由于药罗葛氏为回纥汗的姓氏,又由于药罗葛氏发源并住牧于色棱格河,所以标榜自己为 Sarig Uyghur(色棱格回鹘),意思是‘正宗回纥’”。

11. “高贵、威严的回鹘”说。这是钱伯泉在上文中提出的另一种推测,他认为撒里(Sarig)一词当由 Surek(疏勒)演变而来。疏勒的词根 Sur 在突厥和回鹘语中是“高大”、“威严”之意。所以,Sarig Uyghur 就为“高贵的回鹘人”。

① 《解开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之谜》

12. “像兀鹰一样矫健敏捷的回纥人”说。这是钱伯泉继前二说之后提出的第三种推测。他在《黄头回纥的源流、居地和名义考》中认为鹰在回纥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回鹘语称兀鹰为 Sarig, 为回鹘语表示人性的词尾。故 Sarig Uygur 就有了上述含义。但如果 Sarig 一词借自波斯语, 那 Sarig Uygur 就为“高贵的回鹘人”。

13. “黄沙之头”说。见于董文义《“黄头回纥”释论》。文中认为撒里为 Sailig 一词的译音, 为“河滩、干河滩”之意。而裕固族祖先居于黄沙之中, 汉族史官没有按于阗国使臣的语言译写, 而是按裕固族居住地的方位, 先定其为“黄沙”的沙州, 但地区范围又越过了沙州, 即在“沙州的那一头”, 最后简缩之为“黄头”, 换言之, 裕固族住地在“黄沙之头”, “黄头回纥”即此而来。

14. Sarlγ baš 说。杨富学最近在释读一件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木铎铭文时发现高昌回鹘有“Sarlγ baš”(黄头)部, 汉籍史乘所载“黄头回纥”即为其准确的意译。但后来未详何故 baš(头)被略去而仅余下 Sarlγ(黄), 遂致后人不详其究竟而作出了异说纷呈的推测。^①

三、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

有明一代于嘉峪关外设置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罕东左、赤斤七卫, 以安定西陲边疆。其中安定、阿端、曲先三卫的主体居民为撒里畏兀儿人; 其它四卫的部众, 多为蒙古族, 在东迁之后大部融于撒里畏兀儿人中, 共同构成了裕固族的直系先民。因此, 关西七卫的设置及其东迁就成了裕固族历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出于明清时期的史料对关西七卫, 特别对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的方位记载语焉不详, 致使学界对其具体位置的考定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① 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铎铭文初释》、《沙州回鹘国及其政权组织》

(1)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力主撒里畏兀儿所居的阿端、曲先、安定、罕东四卫均在今新疆一带。此与清人陶保廉《六仰侍行记》所说相仿。

(2)邓锐龄《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考》则认为这四卫均在西宁西北，与清人梁汾《秦边纪略》所述基本一致。唐景绅在《明代关西七卫述论》中指出，明初安定、阿端、曲先三卫的地望当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而罕东卫的地望明初在西宁西北，其后才迁到甘肃境内。孔恩阳《明代曲先卫立卫时间及治所考辨》则认为四卫皆在青海湖及其以西地带。汤纲、南炳文著《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主张安定、阿端和曲先卫约在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一带，罕东卫约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

(3)《裕固族简史》、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及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均认为洪武年间在撒里畏兀儿地区先后设置的安定、阿端、曲先三卫地在今柴达木盆地以北，敦煌以南，西到罗布泊、婁羌一带，罕东卫则在敦煌东南。

(4)钱伯泉在《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一文中认为罕东卫在肃州西南，安定卫在敦煌、酒泉以南的祁连山区、新疆婁羌东北部、柴达木盆地北部，曲先卫在婁羌东南部、柴达木盆地西南部，阿端卫在婁羌西部和且末东部。

(5)安永香《试述撒里畏兀儿东迁》指出赤斤、罕东、罕东左三卫在甘肃境内；安定、曲先、阿端三卫本在新疆东南部，正德时迁至青海境内，仍逼近新疆。

(6)高自厚在《明代的关西七卫及其东迁》、《撒里畏兀儿东迁和裕固族的形成》及其为《甘肃民族源流》所撰《裕固族》一章中从具体研究七卫的东迁过程入手，证明明初的关西七卫均在嘉峪关外，其中安定卫初置婁羌，后徙至柴达木盆地的昔儿丁，正德七年后东迁黑河上游，再未建卫；阿端卫初治且末贴儿谷，后依曲先部散居肃州南山；曲先卫先在罗布泊一带，后徙阿真，再迁药王滩，最

后散居肃州南山；罕东卫初置党河上游的“海屯”，后迁至甘州南山。

四、有关“西至—哈至”的地望

裕固族民间叙事体长诗《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说他们的先辈是从“西至—哈至(Sici—HaCi)”东迁来的。但“西至—哈至”究竟是什么地方，学界却存在着各不相同的说法：

1. “西州—火州”说。此说由西方学者如曼耐尔海姆(G·Mannerhem)和马洛夫(S·E·Malov)首倡，后为我国学界所接受、引用。此说认为“西至”为“西州”的音变，“哈至”则为“火州”、“和州”或“哈卓”的音变，主此说的有武文《裕固族民间习俗中的宗教主体》和《浅论裕固族民间叙事体长诗》、才让丹珍的《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陈宗振《裕固族及其语言》、汤开建《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的几点看法》、钱伯泉《黄头回纥研究》及《黄头回纥的源流、居地与名义考》等。

2. “盐泽—甘州”说。董文义在《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的初探》中，提出另外一种主张，“西至—哈至”非为某一特定地方，“西至”是“盐泽”的谐音，“哈至”是“甘州”的谐音，“西至、哈至”是两个历史地名的连写，“概括了现在裕固族在历史上迁徙的实际过程”。

3. “关外诸卫”说。《裕固族简史》的主张则为：“综观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撒里畏兀儿人是从关外诸卫东迁入关的。”即“西至、哈至”指代的是关外诸卫。此说后由高自厚在《试释“西至、哈至”》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民间传说中的‘西至、哈至’既是曲先、安定的谐音，又不完全是曲先、安定卫，而是撒里畏兀儿诸卫的概括，是以迁徙最早、迁徙时间持续最长、迁徙过程最复杂的曲先、安定的谐音，代表整个撒里畏兀儿地区。”

五、裕固族的宗教与文化

这是最近几年才广受学界重视的课题。钟进文的《裕固族宗教的历史演变》系统地概述了裕固族诸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裕固族在历史上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今天,在裕固族现实生活中呈现的宗教文化仍然是多种多样、交错相织。”

就目前的研究状态看,对其萨满教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如贺卫光《裕固族敬火习俗述论》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裕固族民俗中敬火现象和裕固族人对火的崇拜,并探讨了它的起因与意义。武文《裕固族民间习俗中的宗教主体》及《裕固族神话中的原始宗教“基因”于民俗中的遗传》则探讨了裕固族民俗、传说中所存在的自然崇拜和迷信鬼灵的现象;杜曼·叶尔江的《浅议裕固族的萨满教遗迹》则着重探讨了裕固族对“汗点格尔”的敬奉。《裕固族简史》及范玉梅《裕固族》和吴永明《关于〈裕固族简史〉补充调查和修订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也都阐发了对这种原始崇拜的看法。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宗振与雷选春合著的《裕固族中的萨满—祀公子》一文,以调查资料为据,对裕固族中的巫师—祀公子的职能、活动情况诸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是裕固族萨满教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对裕固族藏传佛教的研究可参见《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相关内容,《裕固族简史》和范玉梅《裕固族》也对此有所描述。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比较深入、系统者可推贺卫光所著《浅析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并存情况》一文。

在文化方面,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钟进文《裕固族与匈牙利民间故事共性特征的文化背景初探》和王兴先《藏、土、裕固族(格萨尔)比较研究》都有创新之意,值得一读。

六、裕固族的语言

裕固人使用两种语言,一种称西部裕固语,一种称东部裕固语,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口大致相等。董文义在《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的初探》一文中研究了裕固语的发展、变化历史,认为“裕固族操自己的原有语言——回鹘语(西部裕固语),又操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蒙古语(东部裕固族),这是由于裕固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成份中新因素的增加而形成的。从裕固族现有的两种语言情况看,回鹘语应该是裕固语的主体语言,而蒙古语则不过是裕固族的次体语言而已。”

在对西部裕固语的研究中,陈宗振、雷选春所著《西部裕固语简志》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书中详细介绍了西部裕固语的音位系统、语言的结合、变化;词的结构、词源、构词法;词的类别、形态变化和句法特点,提出了一些与国内外前辈学者不同(或更为详尽)的见解。此外,陈宗振的《西部裕固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中的一些古老词语》和《再论〈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里的一些古老词语》,对裕固语发展史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意义。前者从语音、词义、历史变化渊源三方面指出西部裕固语中许多不同时期借入的汉语借词;后二文则就《突厥语词典》“静词”与“动词”中的约70个有关词汇进行了论述,指出西部裕固语中保留着这类古老词语,在语音、词义上均与《突厥语词典》上的大体一致,没有突出的差异。

对东部裕固语的研究,自然应首推照那斯图的《东部裕固语简志》,书中系统地介绍这一语言系统、语法结构、词汇特点以及内部的差异情况,探讨了不少前人所未触及的领域。

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如高自厚《裕固族“安”姓来源考查》、《裕固族社会制度的特征》等等,尽管很有价值,但不涉争论,故未在此一一具述。